



看,并没有从根本上挽回颓势。1984年举行首届锡剧节,有24个剧团参加演出,1986年举行第二届锡剧节时还有17个剧团参加演出,到1988年举行第三届锡剧节时却不满足10个剧团参加演出。据笔者了解,目前有的锡剧团已名存实亡,或半歌半锡、或只歌不锡,真正锡剧姓锡已聊无儿。当然,一个剧种的兴衰不能完全以剧团的多寡和戏剧节是否热闹为标志,但也反映出一个剧种的现状。

锡剧的深刻危机,固然有客观上的许多原因,但是,纵观锡剧界的现状,危机最主要来自锡剧界内部,来自锡剧界自身所造成的失误:即不重视发扬流派、培养流派传人。

在当前锡剧界中青年演员中,除倪同芳等少数人在逐步形成自己的演唱风格外,很难再找出在华东地区或全国有影响的尖子演员,更没有形成一个群体。就从去年在江苏举行的锡剧青年演员电视大奖赛中评出的“十佳”演员来看,也不是个个都“佳”。而且行档不齐,男演员甚少,这与越剧相比,就有明显的距离。

其实,从锡剧历史看,它在流派上的发展原先并不比越剧逊色,二十年代初,常锡帮艺人进入上海,各种流派也纷纷形成,除王嘉大、袁仁仪、周甫艺、孙玉翠、李廷秀、过昭容等外,还出现了男“三鼎”沈阿焕、郑桂芬、匡耀良和女“三鼎”白玉秀、周菊英、徐林美和“四祥小生”李如祥、金德祥、周宝祥、杨云祥等。他们在艺术实践中,创造了独立的风格,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望,对锡剧事业发展起了时代的变化,正如一些锡剧老前辈所言,锡剧有今天,锡帮不能忘记袁仁仪,常帮不能忘记周甫艺。到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在“改人、改戏、改制”的号召下,锡剧又出现了新面貌,队伍空前壮大,剧团发展到四十多个,从业人员二千多人,又一代锡剧精英脱颖而出,如姚澄、梅兰珍、王兰英、沈佩华、王彬彬、王汉清、吴雅童、杨企雯、张玲娣、刘鸿儒、汪韵芝、谭君卿……等。1961年江苏省举行著名锡剧演员流派会演,集中26名著名演员出演《珍珠塔》、《孟丽君》两个戏,6个方脚,7个孟丽君纷纷登台献艺,可以说是流派云集,各领风骚。

但是,这几年锡剧界对培养和继承流派问题并没有引起重视,“各唱各的调、人人自成派”已成为锡剧界的普遍现象,有一出在舞台上稍有影响的现代戏,竟然没有一个演员在唱腔中讲流派,全部是“自由派”、“作曲派。”不仅县级剧团是如此,就是在一些大剧团,中青年演员也不能严格按流派来唱戏、演戏。至于拜师从艺,向锡剧流派创始人学习的良好风气,基本上

没有在锡剧界形成,对此,不少老艺术家感慨万分,与越剧界的老大姐相比,他们确实是门庭冷落,不堪回首。是不是锡剧流派本身不动听、音乐性差呢?不是,锡剧各派的唱腔是非常动人的,姚澄、王兰英、王彬彬、梅兰珍、吴雅童、沈素珍等人的唱腔,至今仍有很大的魅力。锡剧的曲调,节奏明快,旋律优美,醇厚甜润,委婉动听,富有水乡“小桥流水抒情典雅”之情。就以现在著名流派演员来说吧,姚澄唱腔咬词准确,运腔婉转,多变;梅兰珍嗓音柔美元润,腔中有腔,华丽多彩,王彬彬柔中有刚,富有抒情美,王兰英、沈佩华等也各有千秋。1987年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阿甲同志在“梅兰珍演唱会”题词:“锡剧梅派兰珍腔,媲美京戏梅兰芳,咬字嚼韵吐珠玉,举手弹指绣词章;曲高和众继传统,随流不俗创新腔,休道锡调限地域,太湖之水通大江。”这一题词虽为梅兰珍演唱会新作,但也道出了锡剧艺术的特色。确实,人们听到《红色的种子》就会想到姚澄,听到《珍珠塔》就会想到王彬彬、梅兰珍,听到《双推磨》就会想到王兰英、费兴生。这些唱腔特点,可以说是锡剧艺术的精华,也是我们需要继承和发展的。去年秋天,著名锡剧演员梅兰珍在无锡与上海一些著名演员同台举行联欢演出时,她那四、五十年代的花舌腔唱法,不仅在观众中引起轰动,而且还博得在场的上海艺术家们的称赞。上海一些著名的青年越沪剧演员也十分喜爱锡剧流派,象赵志刚、华雯、陈颖等在演出中学唱锡剧流派唱腔,就非常受观众欢迎,著名上海说唱艺术家黄永生,则常常用锡剧曲调演唱。因此,对锡剧流派传统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实际上是断木之根、断水之源,这只会加速锡剧的消亡。

锡剧要发展,一定要在流派传统的继承上下功夫,首先要象越剧那样,发扬、总结流派,研究流派。其次,下决心选拔一些人才,从小就严格要求他们学唱流派,务使锡剧各流派后继有人。三是要解决好“作曲派”的问题,既重视作曲人员的作用,但又不能(决不能)让他们按自己的喜恶设计来设计唱腔,尤其是那些并不懂流派的作曲人员,这个问题更为迫切。

当前,戏曲各剧种面临严峻的考验,一些地方剧种如越剧、沪剧、黄梅戏等改革工作做得比较好,非常注意继承和发展自己的优秀传统,其中就包括继承和发扬流派问题。相比较而言,锡剧界在这方面还未引起重视,这是很危险的,我认为锡剧界当务之急,应该把挽救传统、继承流派放在首位,不能再拖延下去了。否则,要不了几年,锡剧就会在危机中跌得更深,甚至自行退出历史舞台。——这决不是危言耸听。